

一 謎的時代的被迷惑者

自秦代至鴉片戰爭以前這一段歷史是中國社會形態發展史中的一段謎的時代。這是謎的一段，亦是最重要的一段。其所以重要的原因，是因為這一個時代有比較可徵信的歷史，不明瞭這一段歷史，便無以憑藉來解釋秦以前的歷史；並且這是一個接近現代的時代，不明瞭這一段歷史，便無以憑藉來解釋現代社會的歷史的“來蹤”。所以這一個時代，是把握中國歷史的樞紐。却是這個時代延長到二千多年，為什麼會有二三千年的不變的社會，這是一個迷惑人的問題。多少中外的歷史研究的學者，迷惘在這歷史的泥坑。

有些人爲這問題所眩惑，覺得中國是一個特殊的社會，不是用歷史的常態所可解釋，於是在馬克思文獻中找出一頂特殊的帽子“亞細亞的”，或“東方的”，來加冕於這一個時代。馬札爾就是這派的代表。有人覺得這“歷史的例外”的辦法用得不得當，應當在歷史上有一個正常的形式來說明這個時代，既然前不會到古代的社會，後不會到資本主義的社會，那自然落到“封建的”來“承乏”這個差使了。這一派的代表，是郭沫若朱其華兩先生。自然又有覺得“列儗曰封分土

封建”的制度明明存在於周代又不存在於周以後，然則封建與資本主義之間是什麼時代呢？於是答案就有商業資本主義時代及後封建主義時代，前資本主義時代。前者的代表是梅思平先生，後者的代表是李季先生及陶希聖先生。這時代的所以使人迷惘，是因為這時期過長，自然分期論要出世，於是前有王宜昌先生，現在又有陶希聖先生的新主張。

要解答這歷史的謎，必先正確地估量各家的主張。

1. 亞細亞生產方法論者

馬札爾在其著名的中國的農業經濟研究書中對於這謎的時代曾經表示其見解。

在導言中，對於其自己提出的“帝國主義在中國是推翻了何等社會或破壞了何種生產方法”一問題，作如下之答覆：“毫無疑義的，根據馬克思的見解，侵入中國之殖民地政策適足以破壞亞洲式的生產之經濟的基礎。”著者又在其書之他處說，現在亞洲式的生產方法之“殘餘”是幾乎“觸目皆是”，“整個地密佈了全國”。同時爲了要使他的主張得到馬克思文獻上的根據，徵引了下面兩段話：

“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只有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自己批評開始的時候才認識了封建的，古代的，及東方的社會。”

“在大體的輪廓上，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及近代的資產階級的生產方法，是可以表識為經濟的社會結構之進展的各個時代。”

很顯明地馬札爾是以為帝國主義沒有侵入中國以前，中國的社會形態是“東方的”“亞細亞的”。帝國主義侵入以後才和這生產方法相衝突，就到現在中國的資本主義已得到相當的發展，亞洲的生產方法之“殘餘”，還是“觸目皆是遍佈於全國”。

同時馬札爾在其書中自己以一個盾擋住自己的矛：

“中國高利貸資本在帝國主義還沒有侵入以前，即已破壞和分解此種生活的形式，分解了東方社會，破壞了亞洲式的生產方法。”

可見這見解，在他自己根本沒有成立。

如果我們再進一步來問：“什麼是亞洲生產方式呢？”

馬札爾在其書中是有答覆的：“在某一定歷史的社會條件之下，即以農業的生產條件，為東方前提的特徵的地方，也可以發生與孳長。但在一般的條件之下，（亞洲式生產方法）是建立在土地國有之上”；“中國的東方式社會之主要的基礎，即是沒有土地私有制”。並且以“永佃制的中國式的特